

名家随笔

临宾门下守望者

□ 周万年

又届寒冬,北风很紧,树上的黄叶已经所剩无几。茶社老人来得少了,显得有些冷落。几个茶友喝着茶,说到前几年,十多个朋友济一堂喝茶聊天,好生热闹。现在走了几个,病了几个,茶社渐渐寂寥了,大家感叹着人生聚散无常,我陡然想起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宴席。窗外朔风呼啸,室内十分安静,正祥兄冷不丁说一句,崔哥走了都快两年了。我听了心头一颤,顿生伤感和凄凉,时光过得真快!

崔志培老师是我的恩师、兄长和茶友。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长江文艺》和《芳草》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黄大荣老师向他介绍了我。此时,正值市总工会要筹办《职工之友》杂志,很快就将我调到市总工会从事编辑工作。我与崔老师素不相识,从未谋面,他这种对年轻人的提携和关爱,令我铭记终生。

当时他是刊物的负责人,对刊物选稿十分严格。一次,为修改一个业余作者的小小说结尾,我们写了几个不同的版本,他都不满意。我当时年轻不懂事,说了句,“差不多就算了!”崔老师抬头盯了我一眼,我脸刷地红了。事后他跟我谈心说,小周,古人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办刊物马虎不得呀!

不久,崔老师调到市政协工作,主编文史资料和《大

视角》杂志,不在一个单位了,我们的联系相对少了一些。

近十多年来,我和崔老师接触又多了起来,每天聚在政协老干活动室喝茶聊天,自嘲“雅话茶社”。饮茶者同为三观相契的老友,茶社话题广泛,品茗代酒,相谈甚欢,人生不过如此,夫复何求?

一次,大荣老师在手机上出示了唐明松老师的一幅油画作品,要大家取一画名。画面是萧瑟的秋景,古诗爱好者陈德林先生说,叫《悲秋》如何?并脱口吟道:万里悲秋常作客,崔老师马上接道:百年多病独登台。大家都说好!并为他们的博学和好记忆表示佩服。

崔老师一生经历丰富,做过文化馆干部,报社记者编辑,后到市政协工作。他年轻时多才多艺,英俊潇洒,说过相声,演过话剧,绘画、摄影、写文章、唱京剧,都有功力。沙市中学演出话剧《雷雨》,他在剧中扮演鲁大海,将人物性格拿捏得十分准确;高中时,他与刘广禄先生合说的相声《买猴儿》,在沙市市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在沙市中学一时传为佳话。

退休后,写了一辈子“同志们”的崔老师,开始写文史散文,其中一部分作品在《荆州文学》上发表。先生的文笔朴实,情感真挚,写人记事,生动鲜活。他的记忆力惊人,几十年前的往事,人名、地名、时间,甚至细节他都记

得清清楚楚。小城旧事流年碎影,犹如一部沙市老电影历历在目。这些散文后集结为《临宾门下》,出版后在本地读者中一鸣惊人。

崔老师虽为正处级干部,但他安分守己,不作非分之想,在职时,没有在大锅里捞取稠饭自肥,更没有向企业伸手自富,晚年生活过得清贫。但他坚守了一个文人的尊严。

先生进入80岁以后,人明显地衰老了。在茶社里,他的话少了许多,常常是双手抱着茶杯,头压在手背上打瞌睡;过马路,他也不看红绿灯,背着手旁若无人地穿行,汽车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催促着,他完全没有反应。看到这些,我有些凄楚之感,多么精明的人,老了怎么就糊涂了呢?

崔老师病逝的前半月,冥冥之中我似有预感,到他家中去探望他。他正躺在病榻上闭目养神,见我来了十分高兴,硬撑着起床要与我谈话。我和他夫人一起将他扶下床,他问了茶社的一些情况,便困在桌子上再不说活,他实在没有力气了。小坐片刻我便告辞了,临走前他说,四月天气转暖,他还要到茶社去喝茶。

可3月17日,他就带着遗憾远去了。转眼是崔老师逝世两周年的祭日,谨写此文,表达对先生的怀念!

生活感悟

『等一等』的惊喜

□ 林珊

前几日出差,刚回家就看见餐桌上有半截萝卜,随手丢到厨房。不想过了几天皱巴巴的萝卜竟然给了我惊喜,它长出了绿叶,开出了小花!叶子表面有很多细小的泡沫,像在大口呼吸,正中间有数不清的花苞,如米粒般大小,有的含苞待放,有的翩翩起舞。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震撼到了,赶紧把它拿出来泡进水里。萝卜根部浸入水中,那漂浮的样子,如上岸的少女,出水芙蓉般。我不禁感叹道,时间竟让这绝望的萝卜开出了希望之花。

我曾偶然读到罗隐与宰相郑畋之女见面的故事。郑畋之女精通文学,一次读到罗隐的《牡丹》:“艳多烟重欲难开,红蕊当心一揲堆”,对这两句赞不绝口;而后又读到他的《自遣》:“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被诗中洒脱的气质所吸引,对罗隐生出了爱慕之情。一日罗隐上门拜访,郑畋之女在帘子背后窥视,她曾多次设想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必定玉树临风,眉目端正,可当她揭开帘子一角看清罗隐相貌后,之前脸上的笑容瞬间全无。原来罗隐容貌不佳、矮小肥胖。从此郑畋之女再也不吟他的诗了。罗隐已经靠才华赢得了欣赏,却没想到因为外貌被拒在千里之外。我不禁感到十分惋惜,单凭外在怎能评判一个人呢,有趣的灵魂才更能让人铭记于心呀。

还记得一年前我去黄山看日出。一大早起去光明顶,就见一群厚厚的云蜂拥而至,把整个天空填满,却丝毫不见太阳的身影。我心中暗想:照理这个时候应该出来了,不会见不到日出了吧。说罢,只见刚才乌黑的云渐渐褪去,稀疏分离,像是在为太阳登场作准备呢!看着大家都没走开,我决定再等等。不一会儿,天空一点点明亮起来,太阳缓缓升起,纵被云层遮挡,它仍在缝隙中散发着淡黄色光芒。这是我不曾见过的光,如刚出炉的铁块,炽热温暖。虽然没有泰山的日出壮观,不过在等待中看到了别样的景色,也不枉来这一趟。

事物的美不仅仅留存于表面,就像干皱的萝卜会开出惊喜之花,浮华的皮囊下藏着有趣的灵魂,乌云堆积太阳也照样升起。有时候,等一等,会看到生活绽放不一样的光芒。

同事新居乔迁,邀我去暖居。进门环视,房间以淡雅的原木色为主调,显得通透和轻盈。原木的椅凳、茶几和浅黄的沙发,格外简约。玄关处没有繁琐的雕饰,反倒生出些许禅意,颇有一番“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味道。没有过多的装饰的墙面,犹如会呼吸一般,同事将留白的智慧赋予房间,着实是忙碌的生活留下一隅安然。

房间的留白,是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的。冬是大自然最好的留白作品,太阳懒洋洋的,仿佛半眯着眼。待到冬至,太阳更是早早落下,将时间留给黑夜。忙碌的人儿放下工作提早冲进温暖的被窝,或围炉煮茶,这是冬给人们馈赠的。及至大雪,万物回归纯净本色,房屋白了,树白了,田野也白了。雪后一切都变得慵懒起来,时间也好放慢了半拍,平日里人们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孩子们滚雪球、打雪仗,路人放慢脚步,抬头欣赏飘落的雪花。雪化作无声的语言,讲述大自然留白的智慧。

许多文人都擅于从冬雪中找寻留白之美。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是以诗人柳宗元的《江雪》为意境,用寥寥数笔勾勒出孤舟泛江。整幅背景虽不着笔墨,却呈现出空灵淡泊之美。正所谓:“画留三分白,生气随之发”,极简的画带给我无尽遐想,人生何尝不是一张宣纸,在挥毫泼墨间留点空白,留给心灵一些悠然的空间。

唐白余是台北一家餐馆的老板,他寄安闲于留白,在事业高峰期舍弃“日日火爆”的餐馆,去山郊建一座春余园。唐白余说:“生活不该被填满,有些东西是可以舍弃的”。我很向往唐白余闲适淡泊的人生态度,逃离喧嚣,在园中享受安谧。晴时,望远处青山如黛,观天上云卷云舒;雨天,品一壶清茶,诵读书香经典。如恰逢开放日,游人漫步园中,不经意嗅到清香野花,撞见野生原木,心境也因满园质朴而松弛。

我喜欢留白的生活,从喧嚣中抽离,择一个安静的夜晚,捧一本的书,体验文字带来的安谧;或是挑一个周末,约三两好友小聚,享受惬意的愉悦。林语堂先生说:“看到秋天的云彩,才知道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儿。”

理想的生活就是不需要满满当当,得留出一片小世界安放你忙碌的灵魂。

生活需要留白

□ 王楠

藏在时间里的鱼

□ 马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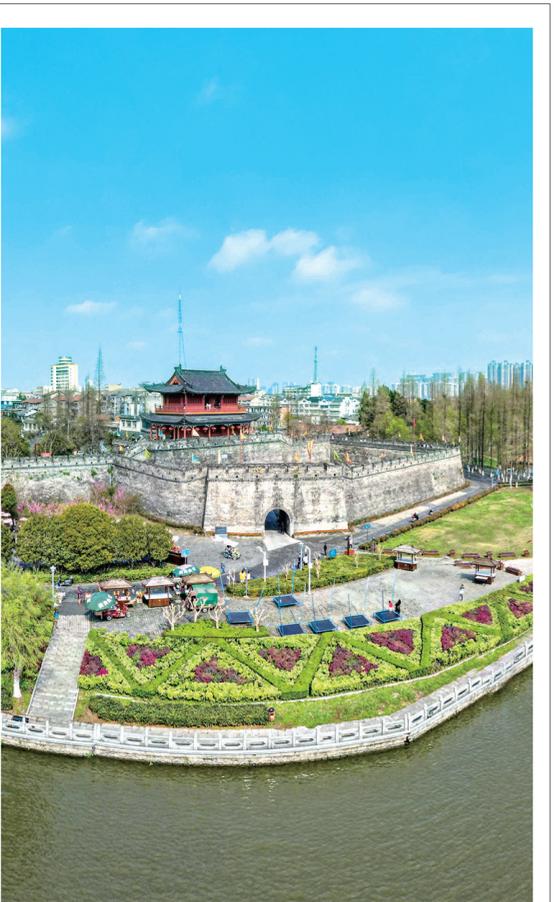
父亲最拿手的菜便是烧鱼,煎炸、清蒸、红烧、煲汤……空闲的时候,总是变着花样地做。原以为是父亲自己爱吃,可最近我才知道,父母的爱情竟是从“鱼汤”开始的。

父母相识于一场相亲。起初,母亲并未瞧上这个比自己年纪小的男孩子,但出人意料的是,几天后父亲拎着两条鱼再次出现在家中。害羞的他不敢与母亲交谈,只好跟着外婆一起走进厨房。他娴熟地杀鱼,用葱蒜给鱼去腥。等到出锅时,他将热油与料汁混合均匀地浇在鱼上,滋滋啦啦的响声在厨房中回荡。不出半分钟,鱼肉的香气便扑鼻而来,弥漫在整个空间。晚饭时分,他战战兢兢地将鱼端上饭桌,母亲竟意外地对这道菜赞不绝口,也对这个年纪小的男人也有了全新的认识。父亲的到来,如同春风拂面,为这个家带来了新的气息。其实第一次在外婆家吃饭时,细心的父亲就注意到母亲格外喜欢吃鱼。看似非常熟练的一道清蒸鱼,背后却藏着父亲的用心付出。

可漫长的婚姻里,二人也经常因为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有一次,他们闹了好几天别扭,直到那天父亲回家时手里提着一条约蹦蹦跳跳的鲫鱼。他一声不响的钻进厨房,不一会儿飘来一阵鱼香味。只见父亲迅速在锅里倒上两碗热水,盖上锅盖,大概是心急,每隔几分钟就要掀开锅盖看看情况。烟雾缭绕中,鱼肉的香味在厨房里蔓延开。等到一盆奶黄奶黄的鱼汤上桌,母亲看似漫不经心地说:“还是鲫鱼煲的汤最鲜美。”父亲听到立马像个孩子似的舒展了眉头,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家里的平静,全靠父亲那碗鱼汤。其实,父亲的道歉都藏在他的鱼汤的行动里。

去年开始,母亲因为身体不好心情低落,父亲便主动承担起了做饭的任务。那阵子,因为母亲格外爱甜,父亲便开始钻研起了糖醋鱼。那天,他还是像之前一样去江边买来新鲜的鲈鱼。耐心地用面粉和食用油将鱼牢牢包裹住,等到油烧热时,轻轻地把他放入锅内。一只手提着鱼尾,另一只手拿着勺子往鱼身上淋热油,直到整条鱼定型为止。突然一滴油溅上来,父亲的手被烫得通红,但他一心只顾着烧好鱼给母亲解馋,根本没注意到这些。

如今,父母结婚三十年了,我从未在他们身上看到过浓情蜜意的甜蜜画面,哪怕嬉笑打闹的动作也不曾有。但在一日三餐里,看到了父亲平淡朴实又炽热的爱。



荆州古城新貌。

诗与远方

故乡的炊烟

□ 王柯

清早,烟开始写信
对于村庄,它有说不完的话
我的童年编撰在这炊烟之中

母亲起早贪黑,在屋内生火
薄如蝉翼的炊烟
轻轻环绕在屋顶上
变成云的一部分

黄昏时分
落日巡视整个村庄
好像在查阅
关于岁月的史书典籍

温暖的午后一地金色阳光
一只鸟儿停靠在树下
享受这短暂的温柔
蝉儿在枝头唱歌

风吹掉了叶子
一茬小草绿了再变黄
如果一个胡子拉碴男人
在山冈上尽情释放

鸟儿在等一个人
或者流放一段安静时光
或许是老朋友

阳光落在脸上

□ 王国华

暖暖的午后一地金色阳光
一只鸟儿停靠在树下
享受这短暂的温柔
蝉儿在枝头唱歌

风吹掉了叶子
一茬小草绿了再变黄
如果一个胡子拉碴男人
在山冈上尽情释放

鸟儿在等一个人
或者流放一段安静时光
或许是老朋友

共叙旧情,缠绵悱恻
我想不到老去的时候
一个人走的安详
如若有时香鸟儿风云为伴
不会在意孤独
住的小山岗有无花香

乡愁

□ 黄金铎

乡愁
是母亲燃起的烟火
那灶膛映红的脸庞
那是母亲对游子
更多的牵挂

乡愁
是春联跳出来的情怀
过节,就是与乡土团圆
团圆

乡愁
是国人千百年共同的期盼

乡愁
是最深远的孝行流车
奉祀先祖,天伦堂前
这是炎黄子孙
血液里时刻奔腾的流转

思乡

□ 孙斌

一
独对梅香把酒加,风吹瑞叶做窗花。
年关将近情思厚,客在他乡好回家。

二
一盖乡愁满酒杯,相思把梦乱撕开。
雪飞窗外生风韵,诗里梅香自从来。

亲情随笔

信任,让爱回到原位

□ 李思敏

小的时候,我们常常被告知,“慢点,别跑,小心摔倒!”“太高了,危险,不能爬!”这些关切的话语,是爱的表达,但也透露着父母对我们的不信任。长此以往,我们接受了“我不行”的自我设定,变得犹豫不决,变得畏首畏尾。我们会渐渐习惯用他人的标准代替自己的思考——只要他们不认同,我们就做不了。因为曾经的不被信任,我们也很难以信任自己。

一位心理咨询师在读书会上推荐了一本家庭教育专家苏贝卡·艾恩的《积极养育》引起了我的兴趣。回到家中,我又认真地翻看起来,里面提到了一个小案例:玛丽把自行车停在了外面,而没有停在车库里。结果自行车被偷了。作者在这里提出,对于玛丽来说,她的无心之失,承担的后果就是失去了自行车。如果家长这时候批评她不该把自行车停在外面只会是在她的伤口上撒盐,并无其他益处。如果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和信任,相信她能够吸取教训,且给予一定的建议——通过家务赚取买新自行车的钱或者在门口贴

一张提示——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父母退回自己的位置,让孩子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批评孩子,转过头来又替孩子承担了后果。

记得李雪老师的《走出剧情》也有这样的观点。书中提到,很多父母早上都需要送孩子去上学,那么父母应该和孩子一起商量一个能不影响自己上班的出门时间。至于孩子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父母完全不必干涉,给孩子充分的自由,因为那是孩子自己的事。如果孩子自己没有调整好,那后果他自己承担。父母和孩子保持各自的界限,对界限内的自己负责,孩子被父母充分信任着。而事实上,这样的孩子,往往十分“自律”。因为父母信任孩子,不会时时把眼睛盯在孩子身上,孩子才得以保持内在的节奏,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大人的生活也能过得轻松充实。

很多时候,我们给予孩子信任,不仅仅是为了尊重孩子,更重要的也在于我们放过了自己。不以爱的名义,质疑孩子、束缚孩子。让爱回到了它本该在的位置,孩子得到了信任和自由,我们也同样得到了。

一梦黄梁一壶酒

□ 姜峰

寒假回家,特意去了爷爷的老房子。推开房门,看到阳光洒满整个酒柜,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爷爷在一起的时光。现在回想,我成年后为人处世的很多智慧,都是在与他的相处中,耳濡目染学会的。

每一年,爷爷都会带着我做青梅酒。小时候,我总是帮着爷爷把品相好的青梅挑选出来,放在竹篮里递给他。爷爷用竹签轻轻剔除果蒂,生怕一不小心弄伤了它们,然后再浸泡两三个小时,铺平晒干。容器也是有讲究的,先倒入白酒摇晃,灭菌消毒,再一层青梅一层酒地放进去,最后撒上黄冰糖,密封好之后,静静等待时间把碧绿的青梅酿成神秘的琥珀色。我问爷爷,咱们精心酿造的酒,如果一年后没有成功,岂不可惜?爷爷笑着对我说:“事情只要按部就班地做,就一定会有收获,如果没有,就是时间未到。”听到这句话,瞬间觉得曾经很多的困惑迎刃而解。

大学毕业时,找工作不顺利的我跟爷爷哭诉。他心疼地看了我一眼,立刻转身取出一瓶红酒和一些水果,要给我做果香热红酒。爷爷切好苹果、草莓、橙子、柠檬薄片,不多不少四颗丁香和糖放入锅中,最后倒入刚

好没过食材的红酒,小火慢煮半小时,香香糯糯又有些脆的果香热红酒就做好了。我轻抿一口,果实的酸甜和红酒的热烈,使我浮躁的心安静了许多。爷爷看着情绪稳定的我,说:“红酒和水果一起煮,不比开瓶直接喝差吧?人也一样,没有去试试,怎么知道不行。”是啊!不去尝试就拒之门外,人不能这样轻易放弃自己啊。

酒,多数人是用来解忧的,而爷爷却在这酒里体悟出许多智慧。婚后第一次回爷爷家,我带了一瓶米酒。爷爷把酒杯倒满,闭上眼仰起头,一饮而尽。他喝了两杯后,眼神开始涣散,双侧面颊有些红润,话也变得多了起来。爷爷拿起酒壶,给我也倒了一杯。我顺势要再斟酒给爷爷,他却按住我的手,对我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醺,小满则安,喝酒不要贪杯,留余地方可长久。”我豁然开朗,做人也要适可而止,才更圆满。

如今,爷爷已经过世了,但是在与他朝夕相处的岁月中,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在无形中传递给我智慧。直到现在,我只要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困难,都会想起爷爷,念起他的智慧,如同他一直陪在我身边,伴我度过无数困顿的时光。

离别的车站

□ 黄丹

放假回乡时,经过村口的站台,又一次想起与奶奶一起依偎的难忘时光。

初中时,有一次返校,我匆忙去赶末班车,在站台听到奶奶急切地呼喊。转头看到她一路小跑着过来,脸上的汗流成一条黑色的小河,手里还拎着一个大兜子。终于赶到我眼前,奶奶把东西一股脑塞进我怀里,气喘吁吁地说:“带上,能睡个好觉。”我打开一看,是奶奶一直念叨着要给我做的安神助眠枕。枕头一定是奶奶熬夜做的,看到她手上的老茧,我心揪得很疼。带着满满的爱回到学校,睡觉时被草木香环绕着,好似奶奶就陪在身边。

工作后,我难得的回家成了奶奶的期盼,短相聚便要依依不舍地离开。奶奶腿脚不便,只能站在家门门口痴痴地目送我上车。在站台等车的时候,电话响了,是邻居婶婶,语气里透着哭笑不得的无奈:“小小,你奶奶忙不迭地撵了我一散,这一瘸一拐地还非要我给你打电话。”一听这话,我心里一揪,就听到奶奶焦急的声音:“小小啊,别听你婶胡说。你是不是

没有带零钱坐车呀?奶奶这就找人给你送去。”我心中涌上一股暖流,奶奶忘了,我已经是工作挣钱的大人了,在她眼里,我还是那个梳着辮子需要她照顾的小女孩。

去年奶奶离开后,她对我的关爱只能在回忆里重现。冬至后那一天是奶奶的忌日,我回了趟老家,坐上久违的村路公交车。傍晚时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站台旁,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想起曾经奶奶送那时,两个人依偎在一起说说笑笑的身影,我不禁红了眼眶。我又一次仔细地端详这个站台,思绪翻涌:旁边的石墩子上,奶奶曾经抱着我坐在那里休息;那棵小树,是我和奶奶一起种下的……可是啊,奶奶再也不能来送我了,晚风沙沙作响,仿佛是奶奶在告诉我,“未来的路你要自己走了”。落日西沉,我终于不舍地登上了去往未来的末班车,带着奶奶的爱去过好未来的每一天。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笑对离别,谈何容易。抹去泪水,再次启程,我所有的勇气,都来自记忆里奶奶那双含笑凝视的眼睛。